



大米

◎赵奕诚 陈卫国



岁月鎏金

老话常讲：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。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”我的父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悄然离开了我。

父亲走前留下了一袋大米，是我从家里的底柜一角翻出的，袋中的大米有些已经泛黄。看着这袋黄白交杂的大米，才意识到它其实是父亲留在这世上对亲人的无尽牵挂。此时此刻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在集市上一家一家看、一勺一勺拣的情景，那佝偻着的身体，扛着沉甸甸的大米，默默地回到家中，装米舀米，起锅烧灶，将那碗淡香的白米饭煮熟了、盛满了，摆在我面前的样子，这一片刻凝聚成永远。

之前我从未关注过家中的大米，但家里日常的柴米油盐似乎从不曾短缺过，米缸里永远是满满的，直到父亲离开。而我又何曾珍视过入口的白米饭呢！往日里，为交际、为朋友，那各色盛大而华美的菜肴，常常在觥筹交错间用最豪横的方式占据了我一整个胃，常常忘了父亲烹煮的粗茶淡饭，现在想来，那其实才是人间最美菜肴，那是一份牵挂、一份责任，一份无声胜有声的爱。倏忽间眼眶不自觉湿润了。

倒出袋中的白米，散落在淘米的竹盘上，黄白交杂着。缓缓转动竹盘，发霉的大米和好米慢慢分开，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块。这是父亲教我的方法，再次用起来，没想到已是父亲离开。不善言辞的父亲一生没留下很多东西，所幸那筛米的手艺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烙印在心底，既是一门“手艺”，更汇聚成了他对家的爱，静静流淌在亲人们的记忆里。

黄色的霉米一点点消失，只留下白晶晶的一片。起锅烧灶，我用那熟悉又陌生的工具，将米淘了一遍又一遍，慢慢放入锅中，米从指尖流淌着的沙沙声，温润我的心田，像父亲曾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扛起家庭责任一样，从不诉苦，也从不炫耀，正所谓大爱无言，像极父亲的为人，忠厚而笃实、勤劳而朴素。趁着煮米的间歇，我将那发霉的米撒到了外面的地里，给麻雀作为吃食，这也是父亲生前习惯的做法——悲悯情怀心存善良。父亲是喜爱麻雀的，因为他认为凡是世间生命，皆有灵性，即使再小，也能自己顽强地活下去，就像父亲那样，日子再苦，也不放弃生活。

米饭熟了，轻轻勺出一勺，颗粒分明，清香飘荡。我唤来女儿，让她尝尝，浅浅地嚼上两口，与平常无异、索然无味是她的评价。我没有怪她，因为在长辈的爱护下，她没有体悟到人世间的冷暖疾苦，更没有看到父亲为了让米缸里始终有米而无怨无悔地付出。我用筷子轻轻夹起，放入嘴中，缓缓咀嚼，慢慢地，甜味在口中绽放，原来白米饭不是不香，只是我从没有耐心品尝。

父亲，为什么我常常念起你的模样，在挫折后、在成长间、在午后骄阳下。而我，也终究会成为您，走向您，传承那份永远的朴实无华。

香菜花  
◎李斌



## 味蕾上的乡关

◎顾新元

吾生于黄海之滨，长于涛声之中。四十载萍踪浪迹，六旬身世浮沉，竟在母亲一碟生炝海鲜前轰然溃堤！蚶子犹带潮信气息，文蛤尚含沙粒晶莹，筷尖轻触的刹那——半世风烟俱化作喉间咸涩。

老屋灯火昏黄处，父亲执壶的手在墙上投下巍峨剪影。蟹壳碰撞瓷盘的脆响，是记忆里永不褪色的童谣。世间至味，岂在八珍九鼎？当其鲜活跳脱，以蒜醋相激，至亲相逢进发极致甘美，恰似人生况味在舌尖炸裂。老爸持螯，手背青筋如退潮后的沙滩沟壑纵横；老母布菜，白发似浪花堆雪簌簌而动。东坡谓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今见二老灶前佝偻，方知清欢二字，竟需用八十载光阴文火慢煨！

盲蟹在盘中犹作横行状，忽与少年时赤足赶海的自己劈面相逢。潮间带的泥印未干，镜中鬓角已落满霜雪。兄弟姐妹举杯相碰，酒光里浮沉着旧时屋檐支离破碎的月光。张季鹰的莼鲈之思，陆放翁的鲈脍莼羹，古往今来的游子，哪个不是用味蕾在丈量归途？此刻灶台氤氲的蒸汽中，母亲的身影与四十年前完美重叠，只是锅铲起落间，多了几分颤抖的迟疑。

耄耋双亲尚能颤巍为我炮海味，此乃造化予我最大的恩赐。箸尖欢愉却似潮水退去，露出心底嶙峋的礁石：这些年沉浮于光怪陆离的尘世，竟任父母做了故乡最后的守塔人。忽悟此味终将成绝响，顿时惶惶如失舵之舟漂泊于时光之

海。父亲斟酒时溢出的那滴，分明是凝固了六十年的海盐结晶。

窗外的海风裹挟渔火明灭，将斑驳船歌送入餐桌。恍惚又是儿时，母亲唤归的声音穿透暮色而来。醉眼蒙眬中，老公将最肥带黄的蟹壳夹入我碗——动作迟缓如进行古老的仪式。半生追逐的浮名，终究不敌这一刻的灯火可亲。母亲腌制的醉泥螺在齿间爆开，顷刻间复活了整个童年的夏天。

人生逆旅，你我皆是过客。唯父母之爱似这海味，历久弥醇。诸君且举杯，一饮而尽——须知盘中海鲜，皆是岁月恩赏；盏里琼浆，俱为光阴琥珀。醉罢推窗，但见沧海月明处，万里潮声正以亘古不变的节奏，讲述着守望与归航的永恒轮回。



## 琴键上的童年

◎张健

家里那架钢琴，已静静地立在客厅一隅多年。这钢琴是女儿在如师上学时买的，二十多年前，钢琴还是稀罕物。女儿在学校有钢琴课，我们便买了这架琴，让她节假日在家弹着玩玩。

女儿毕业后当了老师，教书是极辛苦的差事，那钢琴便渐渐沉默下来。后来她结婚生子，有了两个活泼的孩子，琴盖便再未被掀起。

小外孙打小就显出几分音乐天赋。六岁那年，他突然掀开琴盖，两只小手在黑白键上胡乱拍打，竟也敲出几个像样的音符。我们都当是孩子玩闹，谁料这竟是一段新故事的开始。记得那是个夏日傍晚，晚霞把文定苑南边的河水染成橘红色。小外孙拉着我的手，我被他领到了一家钢琴私教门前。小外孙仰着脸告诉我：“妈妈上次带我来过的，我想学钢琴。”我心头一热，当即付了学费。家里既有现成的钢琴，孩子又有兴趣，何乐而不为？从此，每周六下午，女儿便带着小外孙来学琴。我常在楼上听着楼下传来的琴声，从生涩到流畅，像看着一株小苗慢慢抽枝长叶。

好景不长。随着学业的加重和曲目的变难，小外孙眼里的光芒渐渐暗淡了。多少次，我看他一

边抹眼泪一边弹琴，小小的背影在庞大的钢琴前显得格外单薄。女儿也变了，她本是极有耐心的老师，对自己的学生从不厉声呵斥，可面对亲生儿子却常常失去分寸。

今晚，我正在楼上看着电视，忽闻楼下传来《献给爱丽丝》的旋律。琴声清澈如溪流，我正暗自欣慰，却听见“砰”的一声——琴盖被重重合上，接着是小外孙的哭声。他冲进我房间，扑进我怀里，抽噎着说妈妈嫌他弹得不好。我感到一阵心疼。孩子在我怀里睡着了，睫毛上还挂着泪珠，睡梦中不时抽动一下，像是受了惊的小兽。

望着他稚嫩脸庞，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在医院的一幕。小外孙因急性中耳炎住院，邻床是个先天智障的男孩，六七岁的年纪还不会说话。每当那孩子含糊地发出一个“啊”的音节，全家人便欢喜得什么似的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听着两个孩子的呼吸声——一个是均匀的酣睡，一个是费力的喘息，忽然觉得健康本身已是莫大的恩赐。

现在的孩子背负了太多。放学后，他们像陀螺般在各个培训班间旋转：钢琴、绘画、舞蹈、篮球……家长们则像赌徒，把筹码一枚枚押在“未来”这个虚幻的概念

上。女儿何尝不是如此？她望子成龙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可每当看到小外孙含着泪弹琴的样子，我又不免怀疑：我们究竟是在培养兴趣，还是在扼杀快乐？

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，在小外孙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想起他第一次弹琴时眼里的光彩。那时的琴声虽然杂乱，却充满了发现的喜悦。如今技巧虽进步了，那份纯粹的快乐却消退了。

夜深，楼下的钢琴沉默如谜。我不知道明天女儿是否会继续严厉要求，也不知道小外孙会不会重拾对音乐的热爱。但此刻，我只愿这个小小的身躯能在梦中找到片刻安宁。毕竟童年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；而钢琴，永远可以等待。

窗外的玉兰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，落下几片花瓣。它们曾经也是饱满的花苞，在枝头热烈绽放，然后悄无声息地凋零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总是急于看到结果，却忘了过程本身才是生命的意。也许，教育的真谛不在于培养出多少技艺精湛的琴童，而在于守护每一颗心灵中那份对美的原始悸动。我轻抚摸着小外孙柔软的头发，心想明天该和女儿好好谈谈了。